

人口老龄化对青年群体的冲击 ：日本失去的十年会在中国上演吗？

苗 国 (MIAO Guo)*

缘起

索尼（Sony）、夏普（Sharp）、松下（Panasonic）、东芝（Toshiba），这些曾经日本经济神话的代言人在过去的几年都录得了破纪录的惨重亏损，若是再研读这些昔日明星的财务报表，我们还会发现这些巨人企业的经营惨淡绝非一天两天。企业组织经营业绩的下滑，可以从许多方面进行分析，如企业管理者的决策失误、企业管理模式蜕化、组织结构僵化、产品创新不足等等，这些理论用来分析单个企业的成功与失败可能具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整个国家层面，曾经辉煌一整代的国家品牌群现如今的集体沦陷能用这些“简单”的企业经营管理理论进行解释吗？为此，笔者尝试从社会学的视角，分析不同的年龄组人群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代际之间资源分配不均如何在宏观层面上造成国家（企业）创新力不足给出一种可能性的解释，既是对历史的一种回顾总结，更是对未来中国社会风险的感知与担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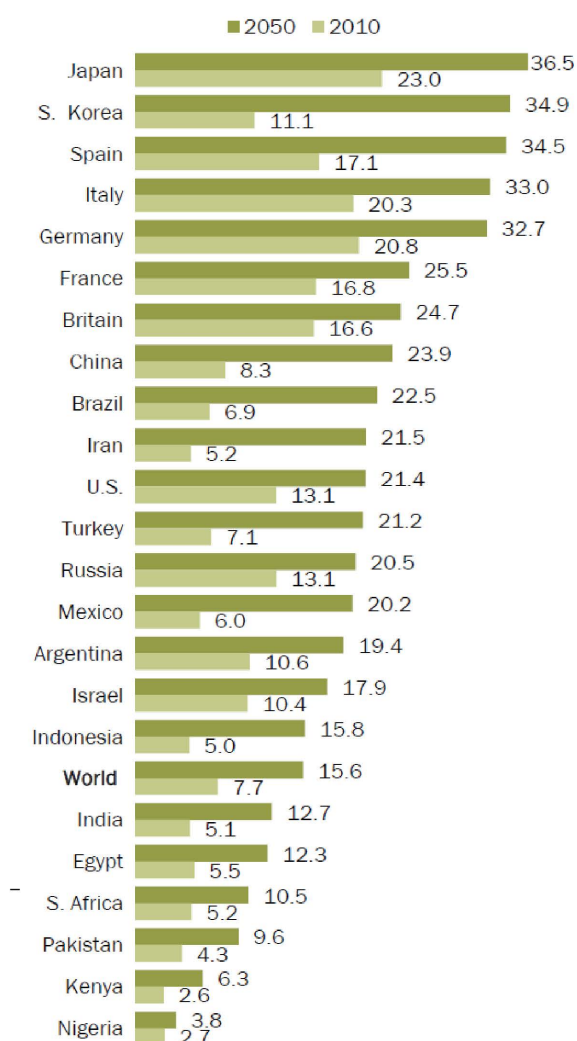


图 1：世界主要国家人口老龄化趋势

一、人口老龄化——中国与日本国际视野下的比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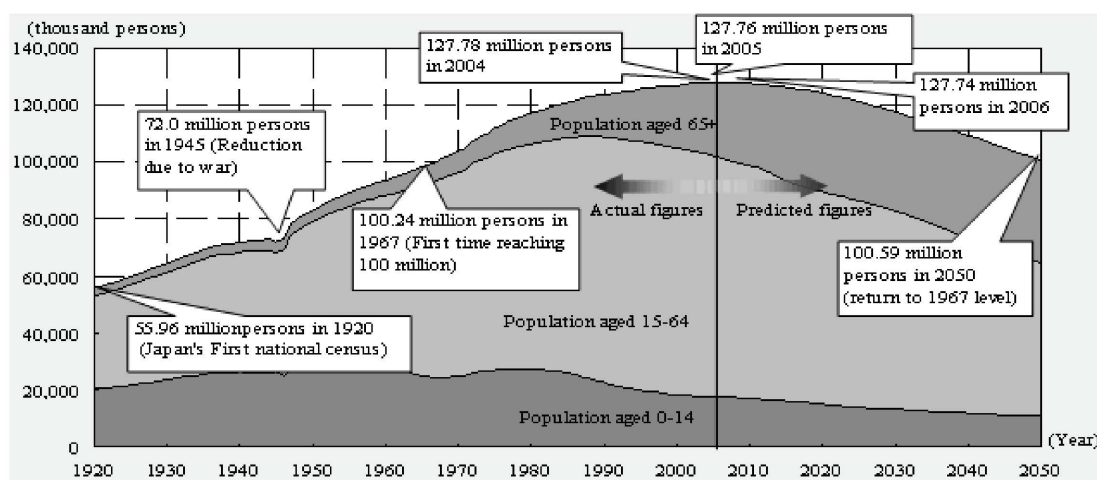
根据联合国最新版的《人口发展展望》（WPP2012），如图 1 所示：2010 年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日本、韩国、西班牙、意大利、德国的老龄化水平已经超过 20%，远远超过人口老龄化 10% 的标准，到 2050 年法国、英格兰、中国、巴西、伊朗、美国、土耳其、俄罗斯等全球其他主要国家，无论是发展中还是发达国家，老龄化水平都将迈入“20%”

*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生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

这将会一个令人非常不安的情形，而日本、韩国、西班牙等则会陷入“三分之一的国民人口为老人”这一恐怖情景，考虑这些主要国家的人口总量占全球人口的巨大比例，人口老龄化正在成为一个世界性问题。

而从上世纪 70 年代起，日本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口老龄化是一直困扰日本社会的头号社会问题。据日本厚生劳动省最新公布预估数字，2013 年全年，日本人口减少 24.4 万人，刷新最高纪录。由于生育率下降、国外移民没有增加等原因，日本的适龄劳动者三十年来持续减少，目前已经达到最低水平，而且这种减少趋势还在不断加快。根据日本文部科学省（MEXT）的预测如下图 2 所示，日本人口自 2005 年开始已经朝着总量减少，而结构更加恶化的趋势发展，一方面是劳动年龄人口不断萎缩，老年人口规模增长，青少年人口不断走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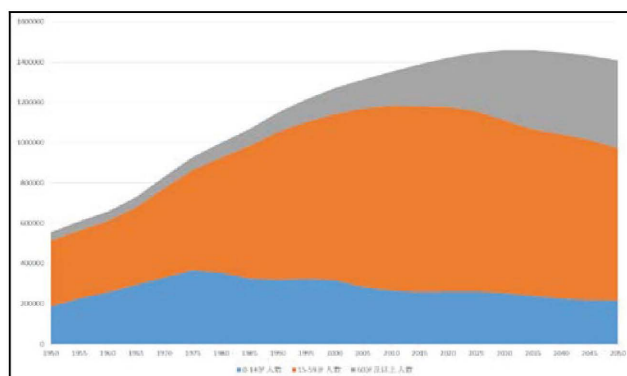
图 2：日本人口结构与总量的现状与未来预测



数据来源：日本文部科学省¹

回顾日本的人口发展史，中国人口变化（结构与总量）与日本的轨迹非常相似，只不过滞后了 20-30 年。如下图 3 所示：中国的人口总量高峰在 2030 年左右达到，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下降在 2015 年左右，无论是人口的结构还是未来发展趋势都有明显“趋同”的意味。

图 3：中国人口结构与总量的现状与未来预测



数据来源：UNDP WPP 2012

¹ 日本文部科学省：<http://www.mext.go.jp/english/whitepaper/1302597.htm>

且更令人忧心的是,生活水平提高与医疗社会保障体系的进步带来人口增寿效应的同时,东亚社会普遍出现了“少子化”态势,“低生育率”、“超低生育率”在东亚发达经济体持续近30年,尽管低生育水平国家的决策者早已费尽心机鼓励生育——诸如韩国的“无偿保育政策”、日本通过的《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等,但是这些形形色色的经济性、社会性政策甚至法律保障在鼓励生育方面建树极其有限。

二、东亚文化传统中,资源分配的代际鸿沟

按照人口经济学的传统理论,人口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但是不同代际之间生产、消费与储蓄的偏好有明显的差异。人口老龄化,不仅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父辈需要供养,而供养父辈的子辈越来越少,资源分配和流向的变化,这给代际间权力分配带来了巨大的变化。日本社会老龄化,实际上是年轻人正在被有序的甩出“社会主流”之外,正如大前研一在《M型社会》一书中讨论日本中产阶级如何没落,不忘专门辟出一节“老龄社会的烦恼”用翔实的数据来论证在日本老年群体占领多少社会资源与财富——“日本有很多富有的老人,为了健康的饮食愿意付出更多,他们爬山、打高尔夫、旅游……根据估算,日本老人退休后有至少8万小时的休闲时间,每个人至少需要培养20种不同的爱好。”这些夸张的个人消费支之外,在国家层面老年人口庞大的社会保障以及医疗支出会让任何一届理性的政府感到头痛,但是,“政治游戏规则”又让改变现状毫无可能——老人群体规模巨大也希望发出政治声音,而新一代的日本年轻人政治参与的热情低下,这种群体无意识乃至无作为的后果最终还是青年人承担,虽然我们不能对掌握社会主要资源与财富的老年群体进行“道德批判”,但是客观来看,在东亚社会普遍存在的“老人至上”社会哲学不利于社会活力激发,而在社会资源匮乏与经济生活拮据的压力面前,其生活方式与互动方式都与传统社会相比有极大的差异,而这一方面导致青年男女两性关系的嬗变,是“文化上”不可逆转的“少子化”的根本原因之一。

三、男女关系嬗变与低生育水平

经济与社会资源不足且反抗社会无力的日本年轻人都普遍患有所谓的“独身综合症”(sekkusu shinai shokogun症状)。根据调查,在20岁初头的日本女性中,每四位就有一位选择永久单身,她们不生孩子的可能性更高,达到40%。另外,2013年日本人离婚率高达34%,意味着三对新人结婚的同时,就有一对夫妇离婚²。日本40岁以下的人群对传统男女关系越来越失去兴趣。数百万人甚至不约会,越来越多的人不会被性生活困扰,对于他们的政府来说,“独身综合症”是整个国家的灾难的一部分。在日本,尽管长期以来爱和性是分离的,在2014年初,由日本生育计划委员会(JFPA)的调查表明,在16-24岁的女性中有45%“不感

² 人民网: <http://finance.people.com.cn/n/2014/0103/c70846-24014896.html>

兴趣或者厌恶性接触”，超过四分之一的男性有同样的感觉³。年轻人在整个社会中的生存压力巨大，尽管传统日本家庭模式（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压力依然存在。但“有些人想找伴侣，有些人喜欢单身，但很少涉及到正常的爱情和婚姻”是当下日本年轻人感情生活的真实写照，40岁以下的日本人不愿意像战后那代人一样承担起抚育后代的责任。由于家庭抚养子女的模式受到巨大冲击，男女关系模式的嬗变与传统家庭模式以及社会规范之间的冲突之大，生育、抚育子女变得愈加困难，这早已不是简单的经济鼓励与社会政策介入就能干预的社会性危机，“少子化”也只是当下日本年轻人面临如此这般社会生活方式的必然结果。我们不禁要问，连最基本的繁衍本能都在消失的国家，难道会产生像苹果、google、特斯拉这样伟大的创新企业吗？

四、青年人口与社会创新力

以上微观生活层面的分析探讨是“男女关系嬗变与生育率下降”，但是这与一个国家的创新力有何联系？首先，在宏观层面，一个国家随着老年人口比例的增高，会降低整个社会吸收新知识和新观念的速度，接受前沿科学技术的能力将受到影响，科技创新能力将受到影响，不利于科技的进步及其成果在经济生活中的应用。而且在人口老龄化严重的国家，由于本国竞争力的下降，更容易诱发采取贸易措施来保护国内劳动力市场，削弱了技术进步和灵活劳动力市场对长期增长的贡献作用。再次，就从科技发展与科研组织活力方面来讲，中青年人口的创新能力较老年人要强，而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正是劳动力人口中青年比例下降，这非常不利于经济建设和企业发展中的技术创新。因此，暮气沉沉的人口结构必然导致保守、缺乏活力的社会环境，人口老化带来最糟糕的后果在东亚发达社会普遍存在，这其中也包括中国，下图5是中国生育水平的变动历史。

³ Abigail Haworth: "Why have young people in Japan stopped having sex?"
<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3/oct/20/young-people-japan-stopped-having-sex>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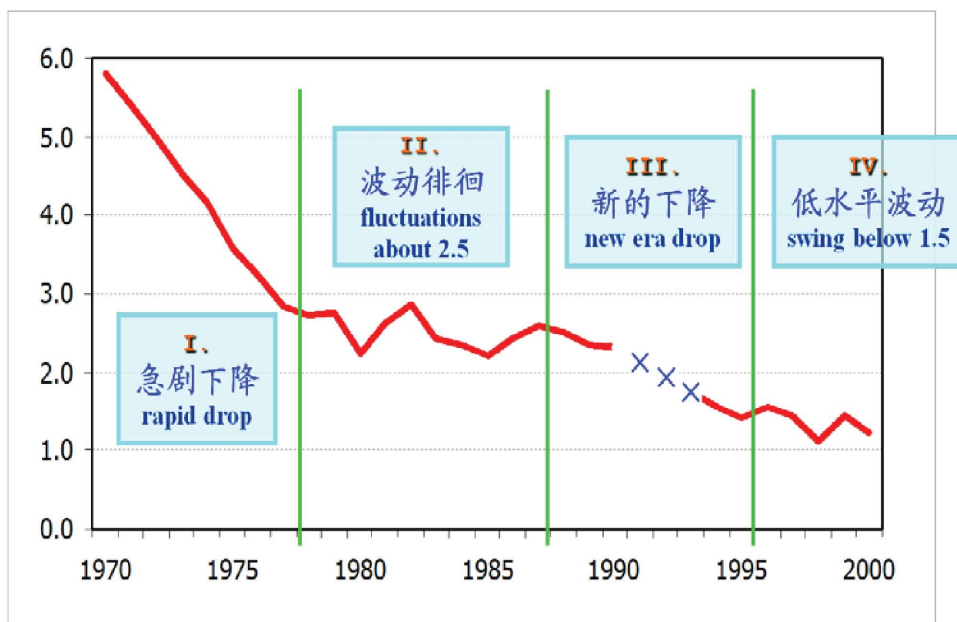


图 5：中国生育率变动的历史趋势（1970-2000）

如上图 5 所示，中国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TFR）其实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已经下降自然更替水平以下，当然在 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低到夸张的生育率数据让国家统计局（NBSC）“有意识的”对数据进行了“修正”，直到十年后的“第六次人口普查”之后，中国持续的低生育水平才真正引发了全社会的辩论与反思，近年来中国人口学界在回顾这段饱受争议的历史，基本共识是——就算考虑到第五次人口普查中较大的“人为误差”因素，实际上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的出生水平就已经低到“不可想象”的地步，但是由于中国庞大人口总量，使得制订人口政策的复杂性与敏感性，导致直到近期才对计划生育国策进行了微小的政策调整。

了解这一背景，我们应该能够预见到中国的人口老龄化以及社会冲击影响要超过今日之日本，法国人口从成年型转变为老年型用了 115 年，瑞士用了 85 年，英国用了 80 年，美国用了 60 年，日本用了 24 年，而中国只用了 18 年（1981-1999 年）就进入了老年型社会，而且人口老龄化速度还在加快。对于中国快速城市化浪潮中的青年群体来说“重复日本的过去是不可回避现实”，在日本的巨型城市中，两性关系普遍“飘忽不定转瞬即逝”，国家持续 20 多年的经济衰退，终身就业保障体制的减弱，日本男性变得不再那么以事业为主，还债能力减弱，日本女性则变得更加独立和雄心勃勃，由于缺乏长期的共同目标，许多人将目光转向所谓的“拉面式性爱”——舒服或即刻的满足感。在非正式性爱里，这些形式包括短期幽会、网络色情、虚拟现实“女朋友”及动漫卡通。在中国，这些元素同样在积聚发酵，许多类似的社会现象在中国的大城市已经不可阻挡的蔓延，在中国的特大城市上海、北京，这些地区的人口总量已经相当于一个欧洲中等规模国家，但其总和生育率甚至不超过 1，比日本、香港这些超低生育率国家地区还要低，大城市的“御宅族”及“剩男剩女文化”普遍存在，只是表现形式有文化差异而已，本质并无不同。总体来看，现代性以及生活方式的改变对人口

繁衍本能的冲击之大，可能远超我们的想象。因此，笔者有理由相信日本今日发生的种种在未来中国重演只是时间问题。

五、讨论与反思

日本过去的企业领袖、业界创新的楷模无一例外的在时代面前落伍，我们很难用企业组织与管理的理论来解释一个国家企业群的没落，笔者关注日本近 30 年的情况，能够清楚的看到中国人口变化与日本的轨迹非常相似，只不过滞后了 20-30 年。比人口老龄化更糟糕的“少子化”趋势会有诸多负面社会效应——社会资源被老人挤占，社会活力整体丧失，创新经济活动缺乏新鲜血液，连恋爱、婚姻与生育都在走向马克思所谓的“异化”道路。人口学家尼古拉斯·埃伯施塔特认为在日本一系列独特因素正在加速这一趋势，这些因素包括缺乏权威宗教机构鼓励婚姻和家庭，国家之前地震频发带来的无助感，以及生活和抚养孩子的成本都很高。大前研一认为：“一个国家的前途不仅仅取决于人口的结构，还和年轻人所受的教育有关。日本曾经有一段时期对学校教育过度重视，全社会片面看重学历——不是实力而是学历，这实际上间接地对日本经济停滞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教育很重要，但不应该只看重一般知识的学习，最重要的是教育年轻人对社会做贡献，培养为社会着想的人。”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社会责任感的缺失是父辈进行子辈教育最大的失败，对于奉行自我狭隘享乐、看似独立快活却又社会边缘化的青年群体，我们的社会场域若没能塑造有责任感的人格特质，一个连基本的繁衍本能都在消失的国家，又怎能诞生伟大的企业组织？如果这种悲观看法都不能撼动人们冷漠的精神世界，那我们真的不知该如何面对人类的未来。

参考文献：

田雪原、王金营等（2006）：《老龄化——从“人口盈利”到“人口亏损”》，中国经济出版社。

曾毅、李玲、顾宝昌、林毅夫（2006）：《21 世纪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乔治·马格纳斯（2012）：《人口老龄化时代：人口正在如何改变全球经济和我们的世界》，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大前研一（2010）：《M 型社会：中产阶级消失的危机与商机》，北京：中信出版社。

UNDP: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2 Revision, <http://esa.un.org/unpd/wpp/>